

Frankness

方 人人都在说谎。我们用谎言掩饰着内在的欲望，谎言能保证我们在人群中有一种安全感。就像动物大多长着欺骗性的外表。谎言有时是很可爱的，相比而言，真实是很可怕的，我倒觉得，一个人不要太注重对谎言的免疫力，而应当有所妥协，别忘了，我们在谎言中生存。袁 想想。有讨厌过母亲或姐姐的念头，也怀疑过男朋友。也有很自私的念头。在你面前也可以说出来大部分。至于那些罪恶、暴力的想法倒是没有，内心属于很平静的一类人。

要坦白就要有勇气
虚伪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人人都在讲真诚
其实——
我们只能在适度的真诚中
走过一生

坦白



一对陌生男女坦露内心秘密的全部过程

袁一硕 方伟/著

坦白



一对陌生男女坦露内心秘密的全部过程

袁一硕 方伟/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坦白/袁一硕 方伟/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9

ISBN 7-106-01769-8

I . 坦… II ①袁…②方…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7511 号

责任编辑:秦 赞

封面设计:半 间

版式设计:五谷田工作室

责任校对:微 风

责任印制:刘继海

坦 白

袁一硕 方 伟/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Jsj@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4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1769-8/1·0303

定 价 17.80 元

开 篇

有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秘密的故事，一次两个陌生人之间超规则的游戏。

他们以极端前卫的方式超越了种种心理禁忌，超越了虚伪和肤浅。在一次网络的假面舞会上，摘下了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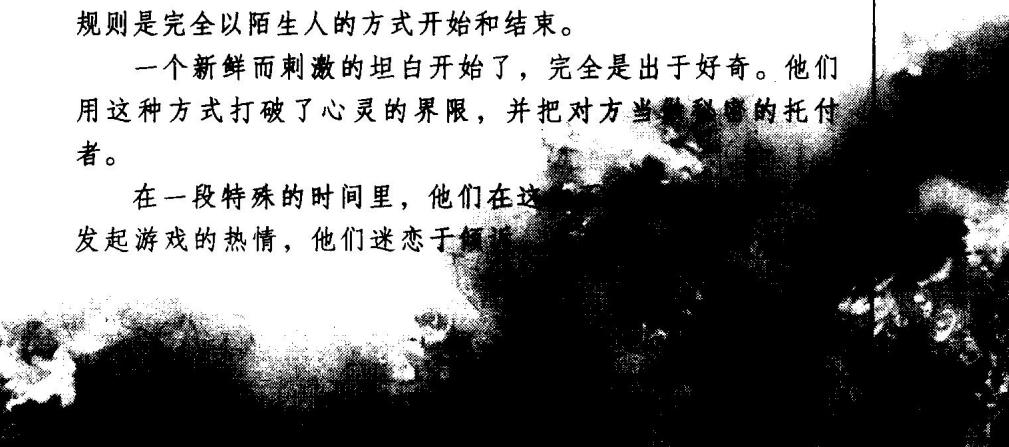
一个人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也许每颗心因为隐藏着过多的秘密而增加了重量，变得更加孤独。

那些秘密来自青春期的脆弱和迷茫、金钱的压迫和贪婪、性的神秘和罪恶、爱情的狂热和病态、职业的浮沉、边缘生活的漂泊，也来自宿命、怀疑、焦灼和激情的迸发。

一个是生于 60 年代的男人，自由写作者，传统又满脑子天真的理想；一个是生于 70 年代的女人，电视台编导，轻视任何生活规则，两个人都流落在北京，企图在这座庞大的城市中实现各自小小的野心。游戏的主题是交换秘密，游戏的规则是完全以陌生人的方式开始和结束。

一个新鲜而刺激的坦白开始了，完全是出于好奇。他们用这种方式打破了心灵的界限，并把对方当成了唯一的托付者。

在一段特殊的时间里，他们在这段关系中找到了发起游戏的热情，他们迷恋于彼此。





所发生的故事，坦白一直被掩饰的种种疑问和欲望。他们精心设计着一次次对话：发邮件，长时间上网，写日记，写小说，见面。以一种离奇的激情完成一次纯粹意义上的坦白，享受着其中难以言传的快乐，同时又没有惊扰各自正常的生活，而且他们之间有着难以理解的信任感。

这是他们为自己的生活进行的一项发明，他们所做的就是痴迷地进行各种试验。

难以评价他们的行为是否病态，因为很少有人这样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内心和过去，他们感兴趣的是冰层下的内心——来自黑暗深处的秘密。他们相信，人的快乐来自这些秘密，人的本来面目，也是来自那些数不清的秘密。

两年半的时间，他们沉醉于对自己心理的探询，通过一个陌生人的介入，去整理已经荒芜的心田。

直到有一天一切都结束了，他们以陌生人的方式快乐地分手，留下一段生命中奇特的经历。

你相信生活中有种种可能吗？

你是否有过强烈的倾诉意愿？是否愿意有个人用倾听的方式分享你的秘密？

你能同一个陌生人一起进入你的内心吗？

答案就来自他们，他们开发了生活的想像力，完成了一个新奇而有趣的故事。

那就随着他们，到闪烁的电脑旁，到音乐四起的酒吧间，到一个单人房间，吸着香烟，喝着酒、咖啡和茶，外面是流动的人声和消逝的黑夜，心脏开始奇异地跳动。

此时，坦白开始了。

NAC4S/04



袁一硕

1975年1月26日出生于长春市

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文艺系文艺编导专业

中央电视台10套《视觉》栏目编导

艺玛电影技术有限公司宣传部/制片部 电视节目策划

中央电视台7套《农村经济》栏目 记者/编导

中央电视台2套《视听商报》栏目 记者

曾发表《荒诞的东西》、《女青年沙利的生前死后》、

《雅典的泰门》、《月亮行在天》、《用水折射生命》、

《血色梦幻》、《今夜星光灿烂》、《悔》、《人间自有真情在》等作品。现居北京。



方伟

1968年3月23日出生于新疆伊犁地区

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

曾工作于吉林市体委、吉林省北大湖滑雪场

现为自由撰稿人

曾出版《真相》、《出轨》、《品味》、《情调》等书，

另有多篇小说及报告文学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现居北京。



首版阅读 First Edition Reading

要坦白就要有勇气
虚伪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人人都在讲真诚
其实——
我们只能在适度的真诚中
走过一生

目 录

第一章 网上的青春 / 1

穿过层层叠叠的隐喻、象征，以及丝丝缕缕的无限清愁，我们终于在明亮的泪光中抵达了花团锦簇的青春期。置身于这价值观念异常混乱的世界，只有当我们互通心曲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没有比真诚更宝贵的了——语言深处，是谁在热血沸腾？



第二章 试探 / 20

就这么轻轻一碰，两颗心便发出一片脆脆的诗韵，宛若琥珀与青瓷的交鸣。唯有这恰切的探幽，方能尽享情感世界的山光水色。

交流，反证了那减法的伟大： $2 - 1 = ?$



第三章 见面/41

人怕见面。这个怕字里面却隐含着一座欲望的金矿。而我们最终所能获得的，除了彼此的个性，还会有什么呢？但，这已经足够我们回味一生的了。

我们生动的面孔将永远停留在时间以外的一片怀念之中。

第四章 我的森林/78

我的森林布满了爱的玄机，呢喃的鲜花只为孤独的跋涉者盛开；我的森林悬挂着温静平和的暖巢，只有骚动的春风在那里长年安居。当我老了，或当我死去，我的森林也不会因你目光的伐斫而丧失它永恒的期待。

春天来了，你能否在我的森林里独辟蹊径？

第五章 村上春树式的故事 / 133

村上春树之所以令全世界的青年男女迷狂，是因为他盗用了我们的一部分故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远远超越了他的想像时空。

我们满怀纯情年代的青春爱欲，路过了数不尽的难题，一步一步地又回到了本真的自我，我们的每一个脚印都是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邮戳，那美仑美奂的心路历程已被我们提前寄给了未来，可以坦然地说，村上春树没有把我们写完，也没能把我们写透，更别说把我们写得更像我们了。

淋漓尽致地青春过了，刻骨铭心地爱过了，故，我们无怨无悔。





第六章 酒吧间终结 / 241

一杯雪尼酒。一杯青岛啤酒。一个男人。一个女孩。清静的酒吧间弥漫着淡淡的忧伤和一丝沉沦的味道。谈了很多，又似乎什么也没谈。像一阵阵微风拂过了干燥的田野。离别是一种不可理喻的速度，当你意识到一切即将结束的时候，你总是对新的开始忧心忡忡，没有把握，甚至用暂时的怅惘来有意麻痹自己，使自己预习怀旧的诗意。

离别令人柔弱。

第七章 更多的话 / 251

深刻的思想在不经意的话语中缓缓展现时，如蓝蓝的天空上的片片微云，静静地唤醒了我们封存已久的灵性。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谁也代替不了谁，唯有周而复始的时光才能把我们共同拥有。

我们天天说话，而真正想说的话又能说出多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明便是虚伪，因为它妨碍了很多一针见血的话语。这种无奈与人类历史永远并驾齐驱。好在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或换些方式指桑爱槐。

更多的话已被死神预订了。

第一章 网上的青春期

穿过层层叠叠的隐喻、象征，以及丝丝缕缕的无限遐想，我们终于在明亮的泪光中抵达了花团锦簇的青春期。置身于这价值观念异常混乱的世界，只有当我们互通心曲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没有比真诚更宝贵的了——语言深处，是谁在热血沸腾？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99年10月 新浪网 话题：青春期（对话经过整理）

人物：鼎鼎当当（傻头傻脑晃进聊天室，又撞见老皇历）；老皇历（正在没头没脑胡聊八聊）。（以下对话人简称）

情境：两人另开窗口，私聊。

鼎：青春期？（这是我们在网上的第三次碰面。总在某个时刻能突然地遇上她，也并不觉得偶然）你在网上逛来逛去，就是想找一个人同你谈青春期？

老：别的也可，你不觉得人在两个年龄段之间，是青春期。

一个进入，一个退出。好奇怪哦，今天我正好翻起以前的日记本，想过这个问题来着。日记没剩下几本了，已经让我撕得差不多。我看的那本黑色的封皮、粗糙的纸、很大很厚，样式很特别，我才留下的。你写过日记没有？

老：写过。完全不值一看。

鼎：里面写得糟糕得不得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写班上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男生，写如何想多看他一眼，而不远不近跟着他后面，或者看他打球，为他在课堂上答不出问题而心焦。一想起这件事，我还会发一会儿愣的。这个人竟然霸占了我青春期很长一段时间，很好，谁还会在回忆中用含情脉脉的眼光注视一个早已无影无踪的人呢。真是纯洁得一塌糊涂，正因为纯洁，记忆才有美感，是这样的吗？！

老：是。如果这个时候再说自己纯洁，就不免荒唐了。纯洁只在纯洁的时候出现。白衬衫只能出现一次，这是你的幸运。青春期的一大好处就是能够恋爱，一大坏处也是学会了恋爱，终于找到了一生中最大的麻烦。日记是一种不让记忆流失的好办法，记忆力反而脆弱不可信。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鼎：高中一年级，只是一个瞬间，到现在我还能想得清清楚楚，一张十分干净的脸，上面有清清楚楚的忧伤，但他平常就是个混混，成绩很差。但忧伤起来很好看。那一天，我坐在前排，正东张西望，回头正好看见清晰的阳光下的一张侧脸，立刻失魂落魄起来，那一瞬间我明确了什么是恋爱，我正和一张侧脸恋爱呢。他那天正穿着一件白衬衫，见到有人穿这样白的衬衫还是头一回，连同那张脸，纤尘不染，我被完全迷住了。脸都红了，心里知道得一清两楚。

老：然后就是漫长发着甜酸味的幻想

鼎：有趣的比喻。是啊，一个眼神预告初恋来了，浪漫随即

在心中翩翩起舞。现在谁还会为一个侧脸着迷吗？今天怎么想起青春期？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了吗？

老：可怕倒未必，可恶倒是真的，你怎么看青春期？

鼎：太夸张了吧，如何可恶法？再冒昧地问一下，在男人眼里，青春期是不是性的一个阶段？我听别人这么说过。

老：不只是性。也是心灵。青春期之前，我感到一切都那么自然、单纯，每天在玩耍和快乐中度过，轻飘飘的，无牵无挂。我生长在新疆一个农场，到处都是田园般悠闲的气息。可突然之间，一切都好像变了，脸上长了青春痘、胡须。当然最可怕的是第一次遗精，这是我那个时候隐藏得最深的一个秘密。

鼎：十分有趣，真是货真价实的秘密，对我也是秘密。

老：这一时期，不知不觉内心就涌起一种对女人永恒的爱恋，势不可挡。心灵也随之增加了不少说不清楚的东西。仿佛身体和心灵同时失去了控制，就像失重一样，而且不知道去往何处。没有人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你要学会控制新增加的东西，所以，年少轻愁这种情绪也很自然。

鼎：是啊，身体的变化。它出现的第一天，我以为我要死了，母亲又不在家，我一动不动，紧缩在床上。后来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了，真的觉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周围的女孩早就有了。

老：这样坦白的谈话多年不见。

鼎：坦白又不会伤害谁。

老：你是说青春期对你来说，并无多大的感觉，是这样的吗？

鼎：也许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我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奇古怪的想法，即使有苦恼，也不是难受，而是想哭。我是一个孩子，一生希望最好过得简明扼要。





过得简单，谈何容易？你不是也有了恋爱，而且开始一篇篇地写日记吗？青春期是一个人的心理过程，时间的长短不一样。也许敏感的人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有不少中年人会像青春期中的人一样去疯狂地爱恋一个女孩，我想，他一定在青春期中受到压抑，才做出那些幼稚的举动。那是青春期的补偿。

鼎：暗恋怎么办？于是小女孩只好关在小屋子里，在灯下默默地写日记。你一定是一个敏感的人喽，那个时候，过得很凄惨喽？

老：中学生是多么大的暗恋群体啊，我把它看成潜恋爱阶段。我嘛，第一位是一个女人味十足的老师，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如此。她和我母亲在一起工作，所以我时时能看见她。那时我刚上初中。我现在还能想起她的样子，头发乌黑，盘在头顶，皮肤很白，很丰满，尤其是刚洗完头发的时候更显得突出，美得不可抵挡。衣服穿得很时髦很整洁，一双很大很亮的眼睛。

是的，那双眼睛像阳光一样的透澈，不，超过了阳光。

鼎：吹捧得有点过头了吧？

老：嗨，一定要美化，白衬衫你不也会形容得像雪一样白吗？初恋是一个人恋爱中最能美化人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少了。像雪也好，超过阳光也罢，总之，心完全交给了她。看到她第一眼时，心已经像潮水袭来，难以克制，那根神秘的神经被拨响了。我从来不敢抬眼正视她，一接触到她的眼光，便觉得无处藏身。这种爱我认为很邪恶，但是又不可救药，一个十二三岁身体瘦弱的男孩爱上了一个比他年龄大二三倍成熟的女老师，而且和他母亲是同事，结果渺茫显而易见。

鼎：你的那根神秘的神经是否还能拨响？我觉得，那个时候形成的东西可能会主导人的一生，比如对异性的追求。

老：聪明已极。神经老化得不成样子，纵然拨响，声音大概

也难以入耳。不单是这根神经，大部分神经都迟钝了。那个女老师就成了我爱情中最痴迷的女人形象。虽然我们见过多次，也接受过她目光的扫视，对了，还有她的声音，我想起了一个比喻，像鸟儿的叫声一样干脆利落。完美的印象已经刻在脑海中柔情的一处：母性的、洁净的、透澈的，是的，我所经历恋爱的对象大多是对她的仿制：身体一定要丰满、干净，眼睛一定得大。

鼎：不可思议，我既想笑，又觉得可爱，真迫不及待想听你讲下去。继续。

老：然后是一个脸上带有浅麻子的女生，皮肤很白。我学习成绩一向很好，她问我题的时候，两个人眼神碰到一起的时候，她的脸变成了红苹果，我就如同突然嗅到一股野花飘来的清香，或者是洞开心胸凉爽的风之类的。

鼎：爱情对你来说是一大串独出心裁的比喻。好像你对青春期恋恋不舍的样子？有些人就很迟钝，迷迷乎乎的一觉就睡过去了。

老：脑子只剩下一点比喻了，青春期又不能反复地过。如果人生能够选择的话，我倒喜欢这个傻乎乎不知所以然的段落。至于说人与人的不同，打个比方，一个人内部是由无数个机器组成。有的人的机器灵敏一些，提前按下了开关，于是所有机器全部启动了。而有的人身体内的一些机器懒得开动，只有一些机器在转动。大学时期，周围不少人对性好像还一无所知的样子，甚至没有多大的兴趣，对爱简直天真得可笑。我问过一个同学：“高中时你没有想过某个女生？”“没有，”他说，“真的一点没有，我也感到很奇怪”。

鼎：高中的恋爱一定别有洞天吧？你经历过可恶的青春期吗？你叙述中却可爱极了。

老：可恶指的是，那些想入非非的。



没有任何选择，心灵的快乐在一年又一年想入非非中无可奈何地失去。谢谢你，恐怕没有人能忍受另外一个人这么唠叨。

鼎：只要唠叨得有趣，就尽管唠叨。

老：83年，我从新疆转学到了东北。人对自己的过去好像总是很无情，我对新疆的记忆现在基本所剩无几了，15年的生活居然没有什么印象了。两地虽然有地域的差别，但是那种清教的环境是一样的，你明白吧，就是“你尽管发育吧，但恋爱一定要在18岁之后”那种。每个人都得用自己的方式度过青春期，对于一个天生敏感的人是再苦不过的一件事了。再加上远离了家庭的亲情，我需要爱，但更要耐性，我要忍住青春期自然的冲动。所以我说可恶。

鼎：你是说，有了其他形式的爱也许能淡化一下那个时期受到的压抑吗？而我的父母经常吵架，他们吵架的程序我了如指掌，完全能背下来。我习惯一个人玩，比如堆雪人，或是画画，也觉得很快乐，一个人也能给自己找一些别的乐子。

老：我想我和你一样，也那么自闭。经常一个人玩，交往的朋友也不多，很是珍惜。我现在的生活也很个人化，也许是那段时期的影响。交流对一个人很重要，当然是有深切感受的交流，而这样的交流很少能遇到，我不得不学会一个人与自己交流，当然还有书。

鼎：老皇历，我的烟抽完了，真受不了，一根也没剩。咖啡喝尽了，脑袋停转了。半夜两点了，有一个电话我都忘打了。歇了吧，让我补充一点睡眠，留点时间回味一下你的比喻。

老：鼎鼎当当，这样很好。突然相遇，说个不停，然后戛然而止。

鼎：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怪人，再见，怪人。